

# SHERLOCK



## 神探夏洛克

[英] 阿瑟·柯南·道尔 [英] 斯蒂芬·汤普森 著

赵璇译

4

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

# 神探夏洛克

SHERLOCK

[英] 阿瑟·柯南·道尔 [英] 斯蒂芬·汤普森 著

赵璇 译

4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SK15N0228

This book is published to accompany the television series entitled *Sherlock*, first broadcast on BBC1 in 2011.

*Sherlock* is a Harstwood Films production for BBC Wales, co-produced with MASTERPIECE.

Excutive Producers: Beryl Vertue, Mark Gatiss and Steven Moffat

BBC Excutive Producer: Bethan Jones

MASTERPIECE Executive Producer: Rebecca Eaton

Series Producer: Sue Vertue

First published by BBC Books in 2012, an imprint of Ebury Publishing. A Random House Group Company

Introduction © Steve Thompson

版权登记号: 25-2015-004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探夏洛克. 4 / (英) 柯南·道尔, (英) 汤普森著; 赵璇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5. 4

ISBN 978-7-5613-8071-0

I. ①神… II. ①柯… ②汤… ③赵…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5615号

### 神探夏洛克. 4

SHENTAN XIALUOKE 4

[英] 阿瑟·柯南·道尔 [英] 斯蒂芬·汤普森著 赵璇译

责任编辑 焦凌

责任校对 焦凌

特约编辑 陈彻 庄馨丽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180mm 1/32

印 张 7

插 页 1

字 数 125千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071-0

定 价 26.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有问题, 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 真: (029) 85303879

## 引 言

但凡是个福尔摩斯迷，都能回忆起与他初次相遇的日子。对我来说，这个初识日是1997年7月的一天。

那年，我刚满十岁（一副典型的70年代顽童样子，穿着一件皮外套，还配上一条喇叭裤，理着个见鬼的发型），父亲带着我们在坎布里亚驾车度假。那段时间的天气特别糟糕，我们待在一处改造过的畜棚里，所谓的改造只不过是用软管冲洗了一下而已。在那里刚刚待了一天，我和妹妹便觉得无聊难耐，因为闲来无事，只能傻盯着雨看，于是一直嘟囔着要想办法娱乐一下。卧室里潮湿发霉，墙角处放着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是我们唯一能够指望用来解闷的东西。英国广播公司正在播放一季的“福尔摩斯”——重播所有雷斯伯恩和布鲁斯主演的电影。在那一周的每天晚上，

都会上演一部不同的电影。这就是我与福尔摩斯的第一次相遇，相遇在一间牛棚里，相遇在斑驳不清的便携式电视里。

福尔摩斯是由巴兹尔·雷斯伯恩主演的，他举止文雅，模样高贵，声音富有磁性，引人注目。我傻坐在那儿，像是被施了魔咒，完全被这位雄辩的天才迷住了。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物，竟然能通过螺丝头上的油漆来断定犯人所犯的罪行，还能通过手杖底端磨损的套圈来推断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才智的魅力和酷感。福尔摩斯将我引入了一个危险而独特的世界中——里面的反面角色不仅用短棍击打你的头部，还事先给你寄来橘子核，让你担惊受怕。（那一幕至今还历历在目，当时正在上演惊悚片《福尔摩斯面对死亡》，这是基于《马斯格雷夫礼典》改编而来的，我一边看一边躲在沙发里颤抖不已。）

管它湖泊区有多宁静和壮美，每到晚间，我便急不可耐地冲回我们暂住的牛棚，然后赶紧打开电视机。我就想和福尔摩斯这家伙“厮守”在一起，事实上，我迫切地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我和妹妹化身福尔摩斯和华生，急切地穿行在乡区地带，想探查出重大案情的不法分子，他们不是在密谋藏匿偷盗来的珍珠就是在准备对下一个受害人实施犯罪。之前，我从未发现侦破案情会有如此魅力——就在昨天还想着要加入摇滚乐团，可今天却想成为一名侦探了。很显然（我父亲这样跟我说），这些电影还有配

套的图书。所以，假期一结束，我就把口袋里的零用钱凑起来，然后一头扎进了 W.H. 史密斯连锁书店里……

但凡是个福尔摩斯迷，也总能回忆起阅读有关他的作品时的情形。我所读的第一本福尔摩斯选集是一本黑红相间的大块头平装本，读完柯南·道尔写的第一页后，就再也没有放下过他的作品。

三十一年后，也就是 2008 年的 9 月，在伦敦史蒂文·莫法特家的晚宴上，（我现在完全是个成年人了，就去参加了这次晚宴，甚至还带去了白酒和一应物品。）我、史蒂文、马克·加蒂斯还有其他伙伴相聚在一起。史蒂文颇有兴致地跟我说起他们酝酿已久的电视节目……

“我们想编制一档能够流行于当代的福尔摩斯系列剧集。”我满腔热情地点点头，心里却暗自思忖，“我是不是听错了？21 世纪的福尔摩斯？这能做到吗？福尔摩斯无疑与他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双座出租马车，缭绕不散的烟雾，煤气灯，还有哥特式空房里留下的血字谜案。福尔摩斯真能心甘情愿地被拖到现今时代吗？”

史蒂文对此事特别热衷，不无兴奋地指出，雷斯伯恩的大多数电影都更新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既然雷斯伯恩那时候都能够做到，我们当然也可以。“我要写一段插曲吗？”那当然。就这样，距我和巴兹尔初次相识三十年后，我受邀抓起这根接力棒，继续为福尔摩斯这份遗产贡献绵薄之力。

我倾向于相信，道尔肯定会赞成我们对福尔摩斯系列所做的努力。（不错，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不是我的创意，而是史蒂文和马克两人智慧的结晶。我只不过在美餐一顿后，随了大流而已。）道尔著述颇丰，创作了五十六个短篇故事和四部长篇小说。他为文学领域引入了一个极为出色的侦探人物，但却对这一人物持有矛盾看法，从不珍视或是独占这一人物。福尔摩斯起初只是他的一张餐券——一种补充他诊疗所收入的方式。他把五万字寄给了沃德洛克出版社，对方仅仅支付了他二十五英镑就买断了著作权，然后出版在了自己发行的圣诞节年刊上。他将这一伟大的作品投放给了世界，但却是世界将它塑造成了一部神话。福尔摩斯被无数次重新诠释，其中有些解读还发生在道尔生前的时代，他对此也表示认同。

猎鹿帽就是这样一个显著的例子。在你将要阅读的这本书中不会提到猎鹿帽，在此前或此后的书中也不会出现它。其实，猎鹿帽是《斯特兰德杂志》的插画家悉尼·佩吉特喜欢的装饰物，是他第一个创作了头戴猎鹿帽的福尔摩斯形象。“这太基本了，亲爱的华生。”这句话是福尔摩斯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其实柯南·道尔从未这样用过。曲颈烟斗也是后来嫁接上去的，是一位扮演福尔摩斯的演员在舞台上使用的。他不喜欢平直状的，而偏爱易于抓握的曲颈烟斗。所以说，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猎鹿帽、

曲颈烟斗和那句著名的口头禅。

还有错误没有提到呢！华生有过几个妻子？好像是一到五个之间——文本描述也是极其不一致。还有他在战争中负的枪伤，一会儿说在肩头，过一会儿又转移到了腿部。当然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从来都不在意，乃至从来都没有注意过。我们让人物的才华及其冒险活动蒙蔽了双眼，而从未停下来去质疑过具体细节。

因此，我相信，即使我们任意改编道尔的作品，他也不会生气。他对此早已习惯了。莎士比亚的经典也时常被赋予现代诠释。无论经历怎样的改编——脱离了煤气灯、雾霭和幽灵庄园，福尔摩斯总是始终如一，依然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角色，这无疑正是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嘈杂声永远不可能盖过福尔摩斯的声音。

众所周知，在这个系列结束的时候，道尔让主人公死于非命，但招致了读者的极端愤慨，这一点儿也不足为奇。在伦敦道尔家门口的台阶上，一麻袋又一麻袋言辞刻薄的信件接踵而来。有人在报纸上对他百般嘲弄。在一家报纸的卡通画上，居然画着道尔正依着棺材痛哭流涕。甚至还有报道说一位妇女在街头用伞揍了他一顿。毕竟，是他谋杀了他们挚爱的福尔摩斯。为了避开公众的狂怒，道尔躲到了国外，但他的决心在一天天消解。他最终会听天由命，并让福尔摩斯死而复生吗？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吗？

啊呀，这段引言幸好没有涉及后续的故事。（我不想爆出结局，



但您很可能已经知道了情节发展的走向。毕竟，还有别的故事能协助你的推断！）如果柯南·道尔竭力想让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长盛不衰，那么，我愿意相信，后世人给这个人物穿戴上新的行头，并赋予新的活力，一定能够获得他的谅解。巴兹尔头上顶着小礼帽，以福尔摩斯的名义在伦敦战场上与纳粹间谍斗智斗勇，会获得道尔的原谅。我们给福尔摩斯穿上韦斯特伍德套装，让他能写博客和文案，还善用尼古丁贴片，但愿也同样能够得到道尔的原谅。

福尔摩斯肯定不会被埋葬——他从冰冷的莱辛巴赫瀑布深渊里向我们发出召唤。不过在道尔优美的原著映照下，我们所有人的现代化改编都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尽情享受它们带给您的乐趣吧。

斯蒂芬·汤普森

（英国著名编剧，《神探夏洛克》主创）

银火焰

黄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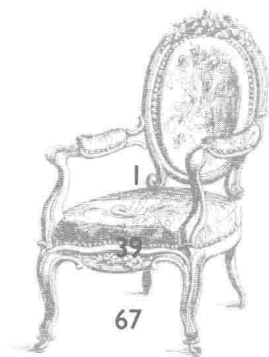
证券经纪人的小职员

格洛丽亚·斯科特号

马斯格雷夫礼典

赖盖特之谜

驼背人



67

95

127

157

187



**SHERLOCK**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一天早上，我们坐在一起吃早饭时福尔摩斯说：“恐怕我得亲自走一趟了，华生。”

“走？去哪儿？”

“去达特穆尔草原，去金斯皮兰。”

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事实上我还好奇他为什么没有早点插手这个奇怪的案子，这可是英格兰街头巷尾都在热议的话题。整整一天，我的伙伴都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低着头，紧紧皱着眉头，一遍又一遍地往他的烟斗里塞烟叶，对我所有的问题或是评论都充耳不闻。报社送来最新的报纸，他也只是扫一眼就扔到了一边。尽管他什么话也没说，我对他所犹豫的事情却是一清二楚。现在摆在公众面前的只有一个问题——他们迫切地需要福尔摩斯用他的分析能力去解决——那

就是韦克萨斯杯头号种子赛马离奇消失了，连它的训练师也惨遭谋杀。所以当他突然说要去案发现场看看时，我只觉得我的期盼都达成了。

“我并不想给你添麻烦，但是如果能和你一起去的话我会感到非常高兴的。”我说。

“亲爱的华生，如果你能来的话一定会帮上大忙的。而且这个案子里有几个独一无二的特点，所以我认为你的时间一定不会白花。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应该去柏灵顿搭火车了，关于案件的具体情况我会在路上跟你详述的。你最好能够带上你的双筒望远镜。”

一个小时后，我就坐在了开往艾克赛特的火车头等舱里。而夏洛克·福尔摩斯，他瘦削的脸包在带有护耳的旅行帽里，正快速浏览着刚才在柏灵顿买的一大捆报纸。终于，他把最后几张报纸塞进座位底下，又把烟盒递给了我，这时我们已经离开雷丁很远了。

“火车行驶得很快，”他看了看窗外又扫了一眼自己的手表说，“咱们现在的速度是每小时 53.5 英里。”

“我还真没注意数 1/4 英里的路杆。”我说。

“我也没有。但在这条火车沿线上每 60 英里就会有一根电报桩。这样算起来就相当简单了。我猜你已经大概了解了约翰·斯特雷克被谋杀和银火焰失踪的案子了吧。”

“我看了《电讯报》和《周报》上的报道。”

“在这件案子中推理的艺术应该展现在遴选有用的细节而非不遗余力获取新的证据上。这次的案子与众不同，对许多人而言又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所以市面上会涌现出非常多的推理、猜测和假设，我们面临的困难就在于要从一大堆理论学者和记者的大肆渲染中剥离出事实的框架。在这一基础上，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看看可以做出哪些推断，看看案件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特殊节点。周二晚上我收到了两份电报：一份来自罗斯上校，也就是银火焰的主人；另一份来自正在侦查这个案子的督察格雷戈里，他们都想请我帮忙。”

“周二晚上！”我惊呼，“可现在已经是周四早上了，你昨天晚上怎么不走？”

“因为我大意了，亲爱的华生，我经常如此大意，恐怕要让那些只从你的回忆录里认识我的人失望了。开句玩笑，实际上我并不相信全英格兰最负盛名的赛马会被藏匿太久，尤其是在达特穆尔草原北部这种少有人居的地方，所以昨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期待听到它被发现的消息，也在期待有消息传来，证明诱拐它的人也就是谋杀约翰·斯特雷克的人。然而到了今天早上我发现除了逮捕了一个名叫福特罗·辛普森的年轻人之外他们什么事也没干，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该采取点行动了。但我认为昨天一天并没有浪费。”

“你又有什么新理论？”

“至少我把这个案子的一些重要事实都了解清楚了。给别人讲述是理顺案子的最好方法，那我就一条一条跟你说吧。如果没跟你交代清楚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况，我也不指望你能帮上忙了。”

我向背后的靠垫倚了倚，抽了一大口烟。而福尔摩斯则向前倾着身子，用他右手的食指在左手掌里指指画画给我讲述整个事件的脉络。

“银火焰——”他说，“是一匹索默密马，和它的祖先一样拥有极佳的表现。银火焰今年十五岁，每次参加比赛都会给它的主人罗斯上校赢回一项大奖。不幸发生前它是韦克萨斯杯的头号种子选手，压它赢的赌注为三比一，虽然比率并不是很高，但它却是赌徒们最中意的良驹，实际上它也从来没有让他们失望过，也难怪会有那么多钱砸在它身上，所以当然也就有很多人巴不得它永远不要在下周二比赛落下帷幕前出现。”

“不过这种情况在金斯皮兰，也就是罗斯上校家驯马场的所在地，都是大伙儿心知肚明的，所以上校也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保护银火焰的安全。驯马师约翰·斯特雷克一直是个热心又老实的仆人。他曾在罗斯上校家做过五年的赛马骑手，后来因身材发福而退役，然后他又在这里做了七年的驯马师。在他手下还有三个小伙子，因为马厩很小，总共就只有四匹马，所以有他们四个也就足够了。这三个小伙子的性格都很不错，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小伙子待在马厩守夜，而其他两个

则会在阁楼上睡觉。约翰·斯特雷克已经结婚了，他家是离马厩 200 英里外的一栋小别墅，他没有孩子，只有一名女佣帮工，生活得相当富足。乡村生活有些孤寂，不过约翰家往北半英里有一栋别墅，是一个塔维斯托克商人建来给病人或是那些单纯想呼吸达特穆尔草原空气的人居住的。塔维斯托克就在约翰家往西 2 英里的地方。而穿过草原再有 2 英里是一家更大的驯马场，叫梅普尔顿。这个驯马场是巴克沃特勋爵家的，目前由西拉斯·布朗打理。草原的其他地方都是不毛之地，只零星住着一些游荡的吉普赛人。上一周晚上不幸发生前一切都一如平时，没有任何异常。

“那天晚上九点，小马驹们都像往常一样训练、洗刷，然后就被锁进了马厩里。两个小伙子去了驯马师家吃晚饭，而剩下的那个叫耐德·方特的小伙计仍留在马厩里看守马匹。几分钟后女仆艾迪斯·巴克斯特端着一盘咖喱羊肉去给耐德送饭。艾迪斯没带任何汤汤水水，因为马厩里有水管，而且规定中也要求了值班的人不能喝水。由于天色漆黑，道路又向开阔的草原延伸，所以女仆艾迪斯就随身携带了一盏灯笼。

“艾迪斯·巴克斯特走到离马厩不到 30 英尺的地方时突然有个男人从暗处窜出来喝住她。当那个男人一步步走进灯光营造出的光晕中时，艾迪斯才终于看清他的长相。这个人衣着打扮相当绅士，穿着



一件灰色的粗呢外套，戴着布帽，腿上绑着护腿，手上拿着一根一端带圆头的重棍子。然而最让她印象深刻的却是他极度苍白的脸颊和紧张的神情。至于这个男人的年龄，她猜测，也不过就三十岁吧！

“‘可以告诉我我现在在哪里吗？’他问道，‘要不是您的灯光，我差一点就决心要睡在这大草原上了呢。’

“‘这里离金斯皮兰驯马场很近。’她答道。

“‘哦，这是真的吗？我实在是太幸运了！’他高呼，‘我知道有个饲养员每天晚上都会睡在那里，你手上端着的是送去给他的晚饭吧。而且我想你应该不会骄傲到连一条新裙子的钱都不要赚吧？’说着他从西服马甲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白纸说道，‘如果能把这张纸给那个小伙计，你就可以拿到足够的钱买一条这世上最漂亮的长裙。’

“她被他认真的神情给吓坏了，于是赶紧越过他跑到她平时送饭的那个小窗口。窗子已经开了，方特正坐在里面的一张桌子边。艾迪斯迫不及待地跟他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情，这时那个陌生人再度出现。

“‘晚上好，’他往窗子里望了望说道，‘我想和你说句话。’艾迪斯发誓说她看到了一个小纸袋的一角从男人紧握的手里露出了来。

“‘你有什么事呢？’小伙计说。

“‘我可是来给你送钱的。’男人说，‘你那两匹马银火焰和彩条都要参加韦克萨斯杯，给我点内部消息你就有钱可以拿了。5弗隆